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九十三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何　剛愨人
　　　夏允彝瑗公　參閱

張淨峯文集

疏

張岳

諫南巡疏　南巡

奏為乞留聖駕事、臣竊惟璣衡旋運而北辰常居其所、溟渤靜深而衆水必朝其宗、是以在昔聖王、範

闔天地而一念不踰時經緯萬方而半武不出戶凡以此耳肆我　祖宗稽古爲治每歲惟南郊一行實近在京畿之内雖間值邊鄙之警亦不過命將而征誠知朝廷乃四方之極而大君實萬物之宗也用臻太平至百五十餘載仰惟　陛下當鼎盛之年撫盈成之運稽古緜章已逾一紀頃以西北少靖親御六飛汛掃妖氛間關半載維時小大臣工愧無即時諫（自責之言深爲得體）止之力幸而奏凱南旋臣等竊謂自今伊始當享侔與之休而無復省方之舉矣夫何西征之役方已南

巡之命又下、臣等驚悸、罔知攸措、竊以巡狩之典雖古帝王之制、然古之制有不可行於今、猶今之制、有不可行於古也。蓋古之封建、各君其國、各子其民、而慶讓之典、勢難已於巡狩、今之郡縣、屬於藩臬、統於撫按而政令之行、又皆出於朝廷、是不必泥古之迹、自足以成今日之治也。矧先王之巡狩、省耕省斂、有及民之實惠、一游一豫、非無事之空行、陛下之爲是舉也、切慮道途推輓之勞、皆出於民力、有司供億之費、皆出於民財、秪恐未有以補之、先有以傷之。未

有以助之。先有以害之。何必修巡狩之名。而爲是紛紛者乎。臣等謹以此行之甚不可者。爲　陛下一一陳之。人情莫不惡勞而欲逸也。櫛風沐雨。孰與於龍樓雞帳之嚴。涉水登山。孰與於桂掖椒房之邃。乃舍其逸而從其勞。是其不可者一也。襄河一帶。漕舟之往來必繇。而國用之盈縮繫之。今茲南巡。舳艫蔽江。雖聖諭昭彰。使通往來。而一溝之水。勢難兩便。是其不可者二也。近聞淮安等處荒澇異常。父食其子。母食其女。此在今日。正宜寒心。奈何滿目瘡痍。未獲少

未爲忠愛之言

痊而鑾輿又幸其地。臣恐遺霜之葉。不可復風。大憊之民。豈宜再汗。是其不可者三也。且龍舟所經。必渡淮北。涉江南。而黃河天險。閘者心驚。長江天塹。見者毛悚。陛下以不貲之軀。而甘蹈不測之險。是其不可者四也。夫一日二日萬幾叢委。今匹馬遙遠。篤言行邁。將來國家之重務。何由面陳其可否。而內批之裁請。往復動經乎歲月。廢時失事。莫此爲甚。是其不可者五也。況天下大器也。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是以止則深宮閉門。動則出警入蹕。鄭重如

當時廟堂以此爲首虞。

此而意外之患時或有之今也白龍魚服肆無戒備則豫且之變臣有不忍言者矣是其不可者六也臣聞之天子者天地之子也天子弗克肖乎天地則必出災異以譴告之不修德以回其怒行且亡之矣今（武宗數出巡幸是時）也凶荒相仍盜賊充斥地震於下龍鬬於上其所以儆戒（往往有兆見）陛下者至矣　陛下及今正宜如成湯之六事自責武丁之恭默思道奈何恬不自省方事逸遊臣恐亡于之天不忍言也是其不可者七也古之人（[illegible]）君雖甚不得已如會盟之舉親征之行亦必有太子

親王以監國然皆非盛世之事今前星未耀儲位尚
虛眾建諸王各就藩府大本未定俯無以聯屬乎人
心七鬯乏主仰無以祀事乎　宗廟是其不可者八
也夫憂勤惕厲固古帝王之所不廢者文王不敢盤
于遊畋尙書誦之隱公觀魚于棠春秋譏之　陛下
修德講學親賢遠奸昧爽臨朝日昃忘食猶恐憂勤
不逮古人而貽付託不效之憂也況又以逸樂促之
哉是其不可者九也夫帝王舉動當順乎天意觀天
意者驗之人心而已是舉也孤卿論列不已史臣繼

之、部寺諸屬又繼之、雖以臣等疎遜之微、亦極知其不可也。　陛下何苦違衆志以拂天意乎。是其不可者十也、伏望　皇上廣包荒之量、奮獨斷之剛、不聽左右從臾之言、俯從孤卿羣臣之請、急收成命、寢此南行、使朝野臣民、樂　英主無難于改過、而垂之後世、知　聖德不果於遂非、臣等不勝隕越待罪之至、

論征安南疏　征安南

臣竊聞安南自正德十一年内、國王黎晭為逆臣陳暠與其子陳昇所弒、國人立晭弟黎譓主國事、以兵

遜陳暠父子。奔據其國諒山府。黎穗立七年。又爲權臣莫登庸所逼。出居其國升華府。登庸立穗幼弟黎應相之。既又弑應而自立。國內分裂。日尋干戈無暇請貢。此皆往歲傳聞。及其國諒山長慶等府牒報之言。其間曲折。及近日事情。雖不能詳知。然其久爽貢期。大抵由此。非眞負封豕之勢。敢於阻兵拒險。以抗上國之命而不貢者也。自古夷狄惟猾夏則誅。逆命則誅。若其國不能通貢。似不足以勞敝中國。今用兵之聲。先以傳布。使者行勘未復。誠恐生事樂禍之臣。

不能仰窺　陛下所以遣使行勘之本意迎合附會謀動兵戈臣不暇遠引請以目前義理事勢反覆詰之夫欲興兵必以黎氏爲辭爲之討其亂賊也爲夷狄勞師萬里之外討其賊而定之位非中國長策其不可一也不定黎氏而因以取之是乘人危難而利（此[illegible]言大而非[illegible]）其所有五霸稍知義者不屑爲也而謂聖明爲之乎其不可二也萬一勝不可必夷人操長技毒弩乘高據險以邀我師如古所謂廝輿之卒一有不備而歸者於此禍敗孰當之乎其不可三也今兩廣困敝猺

獞狑款所在屯結。官軍僅足備守。所恃以調發者狼兵。然諸州土官。及湖廣句刀手連年疲於征調內懷讐怨。若復驅以遠征。深入數千里之險。進有難必之敵。退無旋反之期。狼顧兩端。莫堅鬬志。南方暑濕易（欲圖交南必先撫輯廣部此根本之論）生疾疫。萬一師老財匱。猺獞狑款乘虛而起。安南事未可必。兩廣破敗可以立覩。其不可四也。近日為大工役。府州縣但係官無礙及軍需吏農等項銀兩盡起發赴部。梧州軍餉。亦因鹽法壅滯。課額虧損。每年敷給諸軍。剩積無多。兵興十萬。日費千金。永樂中用

八十萬人人交今就折半言之亦當有四十萬人屯食兩廣飛芻輓粟約以二石致一石何處措備其不可五也天下承平久矣人不知兵兵不習戰將帥皆膏梁子弟少經行陣而縉紳之喜譚兵者類皆趙括房琯之流平居爲大言爾蓋深於兵者必不譚兵其

然亦何可一槩人

掇拾古人糟粕以譚者多妄也欲舉大事而使膏粱主兵躁妄之士得成其謀不待兩兵相交而不勝之機先見矣其不可六也此六不可者臣特粗舉其端爾至于天下大勢其財用盈虛兵馬强弱民情休戚

蕃有非臣職事所及而不敢究言者臣愚以爲安南縱有可誅之罪猶當重爲民命愛惜審酌輕重於當用兵之中求所可不必用者以全民生以養元氣今其久不入貢之情只是如此以義理事勢反覆推之用兵一事臣愚切以爲不可伏惟 陛下聖學精深洞見千古制作盛備遠曁殊俗舞干羽以格苗修文德而來遠稍遲俄頃理宜響應況 皇子誕生神人懽悅大慶之恩將使天下含生之類無不得所若軍旅一興必有無辜之民殞於鋒鏑者恐非 陛下肆

赦初心也臣邊吏也遇此大征義當擐甲執戈躬率先所部以死效命乃其職分顧不度分量輕肆瞽言干撓廷議避事偷安罪當萬死然臣非敢愛死也恐死而無益是以敢冒爲　陛下陳之伏冀　陛下哀矜曲垂裁察非特臣一身一郡之幸實天下萬世之幸

論湖貴苗情并征勦事宜疏　湖貴苗情

爲照各賊恃險負固頻年猖獗流毒三省邊方累經奏請征勦未能得獲旋撫旋叛乘利出沒臣欽奉勅

諭初到地方以苗亦人類未忍用兵布信曉諭冀其悔悟各苗初頗畏懼不出纔一兩月伏肆行刼初間此時尚屬苗只是一二十名或四五十名所擄人口尚未敢殺害者被前撫許保從征馬等也勒求取贖追捕稍急輒稱願撫近則敢於聚衆至千百人俘入村落攻刼司治放火殺人撫諭非不諄切各賊奸猾反因招撫之意以逞其兇又探知該省兵力素弱錢糧艱缺倉卒出沒力不能制公肆欺侮以示無忌防守之兵數至五千餘名月支行糧費用不此地方守禦之弊有由于此貲聚之則地方廣闊照管不周分散則勢分力弱常

被衝壞又兼湖苗雖已聽撫夷情多變不無觀望之心若貴苗就誅則湖苗之撫可固苟姑息貴苗則湖苗無所畏懼久必相效為非利害較然臣晝夜反覆思維若非會兵勦殺傾其巢穴剪其醜類則地方不得寧息臣謹遵照勅諭事理預行三省整搠人馬會計糧餉選委將領及行貴州巡撫總兵官將賊巢險易道路遠近賊徒多寡哨道分合備細畫圖貼說以憑會行分派軍馬尅期進勦另具題奏外照得舊時

主客險分糧怨不得如意故易生嫌怨

各省會兵以一省為主事體不一嫌怨易生又軍需

錢糧往往責望地主不能及時應付互相責望所以鮮有成功伏惟聖明洞見此弊總督之任猥及微臣無非欲奉揚天威申明法令使事體歸一人情協同除積年根深之禍為永遠安寧之計臣又思方今苗患貴州最急湖川二省未及切身恐利害緩急既殊人情不無向背萬一臨時各守所見進退從違微有彼此則為上辜嚴命下携羣情其弊又將使議論相持歲月玩愒師老財匱如向日之誤事而後已此臣所為大懼也謹將欽奉勑諭同心協力會同勦殺一

應兵糧隨宜酌處事理備列條件干瀆天聽乞勅該部參酌將於事理無礙轉行與臣通行三省大小衙門官員并各上官遵照庶法一令信人知趨事而賊可平為此具本謹題請 旨

計開

一舊規各處用兵以副參遊擊都司等官一員領哨布按二司官一員監之布政司官一員專督軍前糧餉俱推選平日素有才望諳曉夷情地利者其分領小哨分管糧餉等項府衛以下官俱布按二司掌印

官會推詳定題用，今三省會兵地方廣遠，除貴州外，湖川二省，合無於（兵出地方官共事幾分易濟）附近貴州道分推委該道缺人，方委別道，其領兵官先儘該省，如該省缺人，即推委鄰省，務要熟知夷情地利者，軍前糧餉軍需器械之類，該省各支錢糧，隨軍措辦自供。其軍俱限八月終齊備，湖廣於辰州府，四川於彭水縣，貴州於鎮草等處等候赴期，若故意延緩，失誤軍機，聽臣參究處治，則事預易立，不致臨期倉忙矣

一湖貴節年用兵，俱調土兵，各該土官，挾賊爲利，邀

索無厭曲意從之愈加放肆且如軍兵行糧每月例上官所以忌者皆以各省兵力單弱卒然有事不得不調用故也只四斗五升兩廣土兵只支三斗惟湖廣土兵於四斗五升之外又多索一倍每斗折銀五分該銀二錢五分若兵一萬每月該銀二千五百兩湖廣上年調土兵三萬六千名每月該銀九千兩自進山至散兵共十五個月共該銀一十三萬五千兩是於行糧每名四斗五升之外又無故多費此一十三萬五千兩以與土官也湖廣如此推之川貴可知此弊從之所土官高坐營中計日得銀只顧賊在豈肯滅賊臣到地方即追究

其所以冒破錢糧縱賊不殺之故示以國法亦頗悚懼合無今後行糧照例只與四斗五升其加取一倍者通行革去候獲功日以為賞賚之資功多從厚則土官利在殺賊不敢不用命矣（甚得操縱之宜）

一節年調土兵以勦賊而土官即私募苗賊以充兵數所支行糧分給各賊且如賊首龍老課原係奏內有名惡賊上年平茶長官司楊和招其黨五十名以為兵以能老課而征龍老課欺弊至此近聞臣至乃縱回又糾合別賊為惡若復調兵則又招去抵數如（[illegible]招撫討賊其中大有減存與此事正同）

此賊豈有可盡之期。土官之中。亦有素修行止者。如永順宣慰彭明輔之類。其餘多頑愞無能。其狡猾者不過一二人。若楊和其最也。合無容臣將善者量行獎勸。若平時跋扈。行名通賊貽患。舉其尤甚者處治一二。則土官知畏。令行於土官而賊不平者。未之有也。（此平賊之本禍）

一會兵之要。所據者哨道。所信者剋期。哨道既分。約會有期。若一哨愆期不至。則全軍爲之撓敗。令三省之兵。各從其邊界入哨。剋期于千里之外。欲如期而

至。其責全在領軍與監軍等官。合無指揮以下違期者聽臣遵照勅諭事理以軍法處治三司等官三日不至行令聽祭依律問罪別委官代之使逗遛之弊革而軍政可肅也

一節年各處用兵紀驗功次多係巡按御史帶管今兵端雖為貴州而動三省會合各効其功若只行一省巡按紀功。存削之際。稍有輕重。必致煩言。合無各省所獲功次除報臣軍門給賞外一面類報該省撫按官巡按御史駐劄於附近去處紀驗功次稽察軍

前姦弊，革完將功次，各自聚實奏報，其軍前費用過錢糧，管糧官亦造報，該省撫按官委官查刷，庶姦弊無所容而人知警矣

極陳地方苗患并論征勦撫守利害疏　苗患

題為地方苗情事。照得貴州數年以來，財力困竭，盜賊縱橫，人情畏怯，上下相蒙，以賊為諱。其初出劫，勢（此地方官隱諱積習亦如此）不甚大，則以為常事，而不必報。至殺虜已多，勢不可（不但苗賊出入也）掩，則預憂參究，而不敢盡報。及賊滿其所欲，係累載道，時有漏脫，尾獲而歸，則以截殺奪回聳報。地方積

弊。其來已久。臣入境之初。據各衙門呈報文書。皆以盜賊斂戢。地方無事爲言。惟雲貴各處公差人員。經臣衙門。往往稟求護送。再四采訪。乃知前賊原未戢斂。不但銅平一處爲然。處處聞風肆出。雲貴官道。幾不敢行。事勢已極。理宜處置。已將猖獗緣由、及用兵條款開具奏請、仍行該省守巡撫苗等官查勘節次劫掠事情。據各陸續稟報前來、中間尚有匿而不報、報而不實。及去年攻打省溪長官司衙門、衝陷營堡、擄去指揮張韶等、已經參奏追取、未肯釋放、法度日

地兵生可哀，任事之臣，豈能無責。參照鎮守貴州總兵官白玹，分守撫苗右參議楊儒，分巡僉事范愛，守備以都指揮體統行事胡寧，俱有地方之責，難逃玩寇之罪，相應處治，以警偷惰。但念其兵糧困乏，力有所制，况用下添兵稍多，糧運不乏，地方防備，急在用人。其白玹楊儒范愛係原奉欽依帶罪殺賊人數。其守備指揮胡寧，庸陋貪汙，見以贓敗，VI非失事，亦該罷黜。庶軍政少申，偷惰知警。臣又照得前賊驕恣不容不征，臣前次所奏大略已具。但恐議者猶以山箐

深險賊勢勁悍難於收功爲疑其稱爲制馭良策者不過曰撫曰守及割地以與土官使自爲守三策而已此皆似是而實未中事機何也嘉靖二十四年春賊勢猖獗左布政使石簡親詣銅仁招撫既給以魚鹽又犒以花紅牛酒又以防守地方爲名計口而給糧巨魁龍許保給以官帶又選幼苗一名充生員賊

此亦與序

所需索無不應付如奉驕子懼失其意可謂委曲之極而糧纔入手復出劫虜未及一年勢愈驕蹇至於

就撫得以計則必多生事以消以撫

今日動言得糧而後聽招此以姑息爲撫無益而反

醜患之明驗也嘉靖二十七年掣兵之後調漢土軍兵五千五百九十名以守銅仁府城又調酉陽宣撫司土兵一千名防守地名小橋平茶長官司土兵一千名防守地名毛口皆賊出沒要路又招凱里司土兵舍龍必昇兵一千名住耕防守地架地方皆賊出入要路甫經一月小橋毛口孤陷賊巢道路險遠糧運不給土兵擅自掣散龍必昇兵亦為賊所衝潰歸府城府城軍兵日久乏食逃亡數多所龍必昇兵僅存四千五百四十員名夫兵多則苦於乏糧兵少又

舍〇捉〇守〇情〇勢〇詳〇切〇

不足分布控扼賊路則賊所必攻聚於府城則緩急難應此以支吾爲守無益而徒耗費之明驗也至於給地土官使自爲守之說爲不可者蓋湖貴苗蠻與兩廣猺獞不同兩廣如古田府江羅旁諸賊皆散漫無統故或欲立土官以管攝之臣往提督兩廣親詢各土官無敢應承者以其難也若夫湖廣諸苗見有該管土官寨落分明當其糾合爲惡若不知有該管土官（安知非即本管土官謀之耶）及或勢窘就招非用該管土官招之不信蓋其相攝服數百十年雖禽獸暴戾其本原之念亦有不

盡泯者若舍其舊管而使之服屬他人非惟各苗未到所屬以與人人情自然不平肯甘心亦恐原管土官陰相煽動激成禍變今鎮算就撫諸苗已服其土官管束惟貴州銅平尚爾驕恣討二司之苗名數不多若分兵深入傾其巢穴誅其魁渠其餘黨必震慄願招迨其求招然後分遣原管土官就往撫之使之樹恩其土民原不從賊而爲賊所攻流散他處俱招回復業觸逋負省苛征使依土官居住以厚其勢循習既久則諸苗皆可化爲良也額處之何如爾故臣愚見以爲決須用兵征勦然後

撫可定。守可固。分背經理。方得就緒。故敢拳拳以用兵爲言。若畏避勞煩。隨衆苟安。給食以撫。添兵以守。豈無歲月之安。終非長久之計。於臣私計便矣。其如地方生靈何哉。臣所不敢而亦有所不忍也。伏惟特賜允行、三省地方不勝幸甚、

乞立存活被虜人口賞格疏　苗患

題爲援例乞恩、救活被苗虜挑人口、以廣德意事、臣到湖廣地方、節據貴州布按二司守巡新鎮思仁二道撫苗兵備叅議等官楊儒等呈報、各苗寨節經奏

內有名賊首龍許保吳黑苗等潛伏林箐伺人不意出沒劫掠軍民財畜殺人放火虜去男婦非止一次等因到臣又據該道呈稱人口歸寨勒要老銀取贖及將虜去男婦割髮賣與各該土官去訖臣訪得苗賊節年爲害虜去人口在寨不止數百勒銀取贖因而賣與各土官輕價收買羈留各寨候調征之時割取首級藤作功次盜從來用兵惟計首功其被虜人口送官者量行給賞不如首功之厚故各土官利在要功覓賞使被虜殘命於劫掠焚蕩之餘復遭屠戮

軍中記首功其弊屆至于此哉

與苗蠻枯骨同一髗棓梟挂慘毒之恨感傷和氣誠
聖治之所不忍也臣節行曉諭禁約及將奪回被虜
人口分別男婦老幼等第立爲賞格比首級畧加優（招撫內地流民俱用此法）
厚其土官亦許有能送出人口全活數多者其奏陞
賞欲使知其所利重於首級則不必於斬取以邀功
誠使殘民垂死之命得以生全男女長幼相折補每
口用銀大約三兩則銀一千兩可活三百餘口所費
若少所活者多但軍功論首級其來已久一旦欲以
所全人口計功論賞恐各土官驟聞未敢以爲必行

之令。或疑不信。乞勑兵部再議。明立賞格。示之大信將舊例土官部下獲功一百顆。該陞散官一級。二百顆。陞二級。三百顆。陞三級。其不及前數而能送出被虜人口數多。男子十六歲以上至六十歲。一口准一功。老弱婦女二口准一功。容臣覈實具奏。與首級一體通筭。量加陞賞。如此。則各土官知聖明有此殊典。無不樂從。不但目下被虜人口蒙生全之福。累年為賊所掠拘留在巢虐使者亦將送出以為功所全活將不可勝計。除患恤民。莫此為切。

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九十四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何　剛愨人
　　　　　　　　　宋存標子建參閱

張淨峯文集

書　　　　　　　　　張　岳

與福建按院何古林　剿寇

漳寇久知其必有此、來舍聚族海濱、力不能遷、因循以待禍、此幾事不敏之過也、然聞此寇自五月即徘

徊於南北之間，若水寨把截嚴謹，地方候望分明，軍衛行司，哨出百十人，縱虛聲為居人倚重，其禍尚可不至荒，且聞寇非有部伍行隊也，三三五五，星散槍擄，舍舟楫之長技，登陸走數十里，無敢禦者，蓋承平久矣。然蠱極必傷，豈可謂其飄忽往來，付之無可奈何遂已。愚意謂此寇服於劫掠之味，未必肯散，且人多跡露，勢亦未能遽散，蹤跡可尋。大約惟嚴號令，信賞罰，臨水寨舟師，依舊法會哨截捕。此外調福清四澇浙縣吉了釣船，晉江石湖漳州玄鐘船數百艘，給

之糧餉重其賞格分布哨道與舟師相幫益此輩海上累與寇角寇頗畏之又海濱之人慣水儘有精壯（八閩可用者惟舟人水師耳林次崖黃泉能皆有此言）可用者恨寇入骨欲致死於寇亦樂為用但平居患無舟楫又患官府不為作主而不敢動若募其願行者授以糧食器械分配各船或就用其地方本船使與調用船相幫其器械短海上兵勢不相及火器最急弓弩次之石子又次之如鐵蒺藜泥罐之類皆不可少凡此皆官為處給但統領之人頗難見在管事未必盡可用可於緣事指揮千百戶中平時素有才

略者，許以功贖罪。若家資素厚，罪犯頗深，不至死者。許其出私財募人報效。要擒人船若干。方與申明保奏。此盜數年前亦有用之得效者。惟恐奸巧之徒，欲緣此為脫罪計，則又未必有益。徒增一番人情面分，使紀綱敗壞，為不可爾。分布既定，刻以日期。令其出海，又遣精當有司佐貳，督遣民兵，與沿海衛所守城巡捕瞭哨等軍兵相兼。截把澳口。斷其薪水之路。且稽察各船會哨先後緩急。令五日一報。賊在海既逼於舟師，欲登岸又阻於各澳，劫掠無得。薪水路窮。勢

自衰散可擒，往者既不可追矣，將來之患尚未知所

届，切望留念

與督府純椅江議勘安朝使進止　安南

安南之事，閘關朝使至梧州，成命成算，非遠方下吏

所敢輕議。近傳聞黎氏差人赴京告難，且求討賊，朝

議以奏辭不類外國文字，暫止其使，若果有此事，其

勢又必行勘，其懸以為朝使可留梧州，或止南寧，且

毋前進，以須後命，益向之遣使，正為不知黎氏的實

企來甚後悲有辱

根因，故欲勘其所以不貢之故。今黎氏既來告難，則

遺裔尚存特阻於迤西遠竄海外道使不通其不貫之故不勘自明若使者往彼必自思祥縣入至丘溫縣諒山府皆莫登庸地也安肯以黎氏要領告我既不得其要領萬里遣使徒受莫登庸欺誕之詞以歸猶之不遣也若不受欺必別尋事端以根究黎氏所在往復酬荅中間必有齟齬難處者是二者皆不可共當反覆思之使者此行其關係國體甚大此事情狀既明顧吾何如爾吾力能處則處之一時未能處則且置之於吾體面初亦無損何不任使者之勘不

勘也其愚以為可暫留使者且毋前進欲望軍門會
兩省巡按具奏乞下兵部將黎氏齎本陪臣差的當
人員護押來兩廣選委曉事官員幷訪各邊熟知彼
國事情之人就近體勘眞僞如果黎氏所遣要見其
國王見係何人在何處見管若干地方幷將莫登庸
陳昇僭叛緣由併勘明白另行奏聞區處若別無負
固方命只是逼於內難不能入貢宜諭以討賊與復
之義懲令自強待事寧來貢其前項遣使成命所當
收回使者似不必往事理甚明地方重事寧遲毋速

其待罪邊郡、寢食不寧、惓惓之意、無非欲持重審慮、
俾出萬全、爲地方莫大之幸、伏與詳處、

答林次厓欽州 安南

差人至黃邦相等事、深領指教、幸甚幸甚、此事自嘉

（林次厓銳意欲復安南觀其奏草）

靖三四年以來、聞彼國君臣乖亂、其故王支屬、有遁

（書札似疏有成算者淨峯意主持重息民故議論）

居近我龍州境界者、因以虛利誘我邊民、愚民嗜利
喜亂易欺、以動、翕然赴之、寇不能入其尺寸、而欽忠

（往來不合要之二公皆非常才也）

上思三州之人、累歲蒙騷擾之害、前年華緣廣從欽
州那蘇隘入交、交人拒追直至隘外、居民死其鋒刃

者三四十人有王七者一家四口俱死其餘爲交人所覆敗而死者不可勝計夫 國家所以威馭四夷與吾輩所以保境息民者自有常道二者既皆失之乃曲徇愚民尊竊寇攘之智而欲籠絡左右以與他日爭一之微幸則爲之諸公固有誤爲此說於前矣其流禍至今未已在今日又安可不深懲痛絕而必效之且彼固吾冠帶之國也內有乖亂不奔號請命於我而出於盜賊之計欲誘我邊民而用之吾邊民不遵官府約束爲夷人所誘而欲爲之用此於法皆

必誅無赦其署置劫掠之罪且不論也永樂間以文祖之神武太師定興王之勇略交人再叛再克而卒不能定至宣德初又叛則師老財匱極矣文敏諸老追惟 仁廟遺意以不治之法治之然後湖湘江廣之民始得免於餽饟被執之苦其休養生息以至今日皆數公之力也安可以失策追咎之哉始至滁見戶口消耗田野荒蕪財賦虧折如久病之人生氣僅屬益休養之久民力猶未定復如此不能不為之喟然傷心而依州又為此雀無故開此釁端貽患永

樂新立數鄉之民騷動失業者三四年矣若不為盜則流竄與為盜招以擾我爾夫坐視吾民之必為盜與流竄與為盜招而曲徇愚民草竊寇攘之智籠絡左右以與僥幸於他日其之力不能辦此而於心亦有所不忍也是故盡吾所以保境息民者而已抑又聞之天下之事蓋有是非明白而中間利害復參半者遠識之士亦有權利害輕重而為之以濟一時然儒者不譚也若此事之必不可為與為之必有害而無利較然甚明正當痛懲深絕使山峒愚民皆知假

託微幸之必誅帖然相安田畝以聽官府之約束是則所謂以生道殺之而非得已也吾兒曰且必無誅以維姦雄之心而俟機會此是非利害兩可之言願兒無易其出思民傳聞恐將有借復交之名以飾其草竊寇攘之姦肆然又號於衆曰某衙門許我矣此州痍民生計如斷梗浮萍寧堪幾番騷動邪設使交人果有可乘之釁正名興師而有豪傑之材爲之任事亦何患于無兵似不假此草竊寇攘爲之羽翼也馬伏波狄武襄之事可見矣今事未有形兆而坐設

虛譚疑人聽聞不但非和衆安民之道所先亦恐有誅人之心而使人疑之古之略曉兵事者其策亦不若是左也。

論征交利害與廟堂諸公　安南

安南之事始獲即報遠近驚駭恐不免於用兵及巡撫衙門行下劄付備見首尾則彼中事情　廟堂皆已盡知其所遣行勘乃是持重未遽用兵而示以開誠撫納之意廟謨成算有非遠方下吏所能測識者據邊民傳報正德八年黎賙襲封四年無子以兄子

譓爲子正德十一年四月初六日逆臣陳暠及其子昇作亂黎賙遇害陳暠篡立十三日國人擁譓立之陳暠奔據其國諒山府譓立七年爲逆臣莫登庸所逼出居其國升華府登庸又立譓幼弟懬而相之卒又弑懬自立分爲三黎氏在南莫氏居中陳氏在西北然查訪陳氏巳無消息其諒山府亦爲登庸所有黎氏所居即古日南地在交阯極南與占城爲界隔限大海登庸不能踰海而南黎氏亦不能逾海以北故能相持兩存數年前登庸又以交州付其子莫福

海而白營海東府地名齋都居之凡諸峒泉爭戰皆登庸自領衆以行蓋安南諸府惟海東一府負海地勢最大即通典所謂玉山郡也此賊負篡逆之罪常

係次崖亦有此言

練兵習戰以謀黎氏而陰備我亦令人揚言於邊欲求入貢邊人以非故王也弗敢以聞若興師致討則登庸當為誅首然萬里興師為遠夷討賊古無此法

此議更透入情事

不誅其篡逆而以職貢不入責之則欲貢乃其本心也無待於兵故某愚見以為彼內自乖亂未嘗有所侵犯於我可且置之待其亂定乃貢於事體亦未有

損若必用兵。其勝敗利鈍。非某所敢知也。宣德初之事可鑒矣。非但宣德初也。馬伏波以戰士二萬餘人平定交阯。比振旅經瘴疫死者十四。然伏波乃不得已之師。其時交阯刺史及諸州太守尚有能城守者

○次○崖○言○復○交○之○易○而○然○見○易○此○

○吉○復○交○之○難○而○然○見○難○

故伏波因得以撲滅之易。非若今時夐然久爲殊域也。自古兵強莫過於元世祖。時四路進兵。以取安南一由憑祥。一由雲南。一由占城。又以舟師載糧餉由海道。皇子鎮南王脫懽親監督之。雖嘗再入僞都。卒不能守。其猛將如李恒唆都皆戰死。脫懽幾不能免

考於史可見也其切謂莫賊起自列校能篡其主而有之舉國上下莫敢喘息必其天資凶譎號令嚴明有足讋服人者非出萬全豈可輕動近欽州知州林希元在彼專講取交之策又且言之於朝而身任之其蔽於功名而不達事機如此恐其掇拾故事裝綴成章讀者或信其文辭而未深考其實至誤國家大計故敢縷瑣上瀆聖聽而私布如右伏冀裁處

與巡按兩司論交事　安南

議者謂賊中乖亂國土三分乘其亂而取之可不勞

力而定此則甚謬嘉靖初黎賙被弒賊以兵破逐陳暠父子擁立譓已而君臣漸不相能黎譓出奔又假立黎廣而相之當其時國人未附若以吾中國之威命猛將提兵數萬臨賊疆以行內自送款者用兵或不甚勞今則陳氏滅黎應弒黎寧以亡國遊魂假息海嶠賊父子相繼竊有其國不啻十之七八地廣兵衆登下用命文臬健多智數有子什六七人以交州付長子而自督都齊居之繕治兵甲以伺四方之變餘子勝冠以上者各令將一軍分據要郡男子婚嫁

皆與其豪酋相結。去冬頗聞吾消息，購鐵物不艱險，塞為重柵而守之，又敎練水戰，造巨艦，募人鑄佛郎機銃，海汊通舟處皆樹木樁水中，令舟不得入，賊之防慮其預且密如此。而吾又聲其篡弒之罪討之，非至勢窮力屈，安肯束手以受誅夷。去冬以來，吾之聚議於　廟堂之上者幾旬月矣，至今日而調兵給食尚未定畫。永樂中王師九月至龍州，其年四月已遣

兵事不預謀則失机此言嘉靖用兵與永樂不同也

大理陳卿至廣西計處兵食，皆以九月集于南寧，將帥至即統以行，其調集土兵不過三萬，將帥非侯伯

則都督勢重謀預又經靖難百戰之餘以馭素教之兵猶用八十萬也將八十萬如將一人安得不克昨見兵部所下劄其調兵皆待總制參贊至日處置今總制參贊尚遠就使盡此八月至兩廣發符調兵稱建湖廣往還之間非三四月不集又半月乃臨賊壘則冬春之交矣春雨將降霧潦浮漲以數十萬衆凌險阻渡溪谷衝犯瘴毒與負險必死之寇爭勝負或若有纖巧妙則非其所知但以書生識見論之誠不可不過爲之慮其又竊伏思念　國家以高爵厚祿

養士大夫將士。一旦有大征役。上憂勤宵旰不寧。羣公瑣尹無肯跬步出國門以副當宁之憂所命

（欲成大功必須用人此亦不論何已）

將帥副將監軍皆起於閑廢而用之是在廷無一人可使也人生惟命不可期萬一所命數公或有疾病他過必再求其人以代之倉卒豈能及事以此觀之吾人情可知矣夫將提數十萬之兵深入人境以謀人之國誠非計慮終始爲萬全可久之策不可輕動今賊已先事有備而吾庶務未集事若可已則及今已之尚不爲遲如其不然待大將參贊至日摶畫羣

言。以圖進取方略、數道分攻。水陸並進、老生常言。要亦無以逾此。然以永樂事勢較論今日其難易利鈍亦非其所能逆覩也。謹將賊中地勢、參詢人言、畫成圖子一幅、中間傳聞、料想未能盡合、然大略亦麁可槪、伏乞炤亮施行。

上蔡督府論防備交夷　交阯

某於初八日至欽州、據峒長黃浩報、莫賊先接欽州衙公文、復接欽州公文、令回衙文書先至永安州、以回州文書未到、故在彼候齊、此賊伎倆皆出、防我之

計慮極密常遣小船在外海以捕魚為名打探海中船隻今次雖來投文聞得亦有許多船隻其實防我又傳說莫賊密地自來策應其調船發軍防禦之事正與茂貞商量我百事未集只宜震之以聲而不示之以形如操練儲積調發等事俱先以大聲勢揚出使賊聞吾用兵而莫測所以用兵多方為備而莫知所以備吾乃得以靜制動之道而賊疲於奔命矣若（淨峯意欲以虛聲致登庸故不欲示之以形恐形見而勢屈于收船出）於沿海等處示以實形兵船之數不多形露情得反使莫賊得窺見吾虛實萬一兩下以形勢相恐喝或

至交手。後當如何此間山川形勢險要利害。某俱親身歷過。非徒憑紙上陳言。及聽人傳說。如調者戰船只當灣大洸港。此港深澳。可以藏舟。其外即烏雷山直亘海中。安南人素聞其名前代但以水軍入交者皆由此發船欽州戰船。舊規停泊在此。登山一望。西至永安州地方。東至合浦縣冠頭嶺皆可見。若天氣清朗則海東府山形亦隱隱可辨而欽州海汶若鳳凰方家烟通等處。反在裏港盡。烏雷山直亘海中如人伸臂用拳廉欽諸海汶皆在肘腋之下今指揮范

鎧巳領軍七十五名在烏雷山背五里剳營日輪二十五名在山頂瞭望廣雷二處戰船灣在大洮港者日輪快馬船海中往來巡綽若望見一船數十里外遠遠而來則山上響砲張旗諸船聯引而出賊敢忘外慮而入裏港哉決不然也茂貞欲調東莞船數隻在防城往來防守其與商量以爲不可葢防城水發源欽州永樂諸鄉流至石龜頭入海石龜頭之南爲永樂州白虎尾諸山兩山之間爲海口凡防城等處水自北而南永安萬松嶺等處水自西而東者皆會

此入海。自海口乘潮入防城一日程。而永安州郎在海口略靠裏。其地名赤沙尾者。乃海濱夷船往來處。若引舟由石龜頭入防城。必經過赤沙尾。萬一夷船疑我為有事永安。或來衝突。豈不至于費手。茂貞顧以為然。防城且命營軍看守。若大舉事成。別處亦無難也。高參將宜駐廉州。且借其名號。養其威重。以懼賊。其他曲折。正惟其處之爾。交人文書到日另禀。伏乞裁炤。

上蔡督府議處安南納款

安南表本、昨在孫僉事處、見陸布政議稿甚詳悉、愚見頗有不同者、并以呈請裁示、葢莫賊弑君簒國、有覆載不容之罪。此非辨說之所能釋。 上聰明神武、方叙彝倫以懼亂賊、案輿圖以臨萬國、若言黎氏查無下落。暫與莫氏管束。及言炎瘴難居。不可為郡縣等語。恐皆不足以上煩聖聰、而紓南顧之懷也。洪武中朝鮮李仁桂連弑王氏三王、叩邊求貢、 高皇帝始惡其簒弑絕之、後又因邊臣以請、 高皇帝曰、彼夷狄也、姑令自為聲教、下詔許之、而李氏世效職貢

以至今日李仁桂亂賊也朝鮮箕子之所封也若牽於文儒之義則當正九伐之法以復秦漢之故疆矣然　高皇帝只斷以一言曰聽其自為聲教吾特取其效職貢不敢侵叛而已可謂破拘滯之見獨覩昭曠之原一言而天下定者也夫欲勞十萬之師甘心快意於無用之地攻之未必可得得之未必可守守之未必可久而以黎氏為亂則是勞民動衆深入夷地以援立莫知所在難必眞僞之孽兒古無是理也而議者猶復疑黎正莫逆云云胡不引　高皇帝聖

推引聖祖故事可以折服人言

語以斷之也。愚以莫賊信有不容誅之罪矣。今朝議既重爲生靈愛惜，寬而未誅，此賊雖擁兵威，叩關待罪，可因請罪之誠，聽其自爲辯，教以管束所有之土地人民，如洪武中之待朝鮮李氏，止許之暫管，而不與以眞封，如宣德初之待黎氏，其黎寧之强弱存亡不必深究也。蓋所以待之甚輕，所以責之者不求備是謂以夷狄待夷狄，而中國禮義綱常之訓固昭如也。唐太宗之時，蓋蘇文弑君，太宗爲之興遼左之師其後師久無功。天下後世不病太宗之失賊而譏其

○淨○峯○批○

爲黷武則今安南事之是非利害鑒於太宗可見矣似此頗爲直截脫灑無許多委曲遷就難行之意不知可用此意轉聞於　上否。

與唐漁石本兵　東粵賊情

封川地方賊情向因具奏已附報大略夏熱當耕作之時土兵徵召在數千里之外近方畢集而賊中圖困日久饑乏之內相抱怨首惡六人已計擒其五餘黨雖猶拒險摧以土兵想無不靡也近廣右有言古田當首誅者其說亦是但其地方廣闊醜類衆多且先

據險要非合全廣之力不足以克之恐懸兵以往萬一別處復有嘯聚如近日封川賀縣者勦三二千徒本地哨兵不足防禦必須於大哨中分兵策應兵分則勢弱不惟進不能得志於古田退亦恐損威於策應之賊也故不肖愚策先將各處嘯聚為害尤急者前人之爲患易以勦除不在急之使之自爲黨援治之因以威其餘當招則招當守則守無轉顧之憂然後合兵以攻古田力專勢重庶幾可以成功目下封川與馬平五都先後進兵俟了封川又抽其精銳益以新調以勦賀縣若仗　廟堂威靈此三處趣令

年內得以就緒付地方守巡官收拾結褁明年力或可為古田亦不可緩諸葛孔明議劉繇王朗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孫策坐大并有江東今廣西地方大半為盜區此亦不肯并日而馳之時也但一歲而三處用兵恐驟閒不能無惑故敢陳其所以馬平五都過期不日齋奏請教伏冀俯賜裁炤

與夏桂洲　東粤賊情

某守土無狀致動兵革去冬具柳州馬平用兵事繇煩瀆朝聽近者恭承廟算各險巢悉摧破其勞其費

皆有不容已者蓋此賊盤據挪廢之交梗其水陸二路自國初以來凡四用兵沿江一帶雖行掃除而險巢未破至壬寅夏殺官軍之後勢遂桀張慶遠一郡幾為絕域前提督泰尚書題奉欽依剿捕近巡按御史復有言而二部有司百姓日以劫害事情來告欲止不能其幸而克之者亦無他術前此賊所以得延殘喘者由我進兵太遲散兵太蚤又徵兵太雜且遠蓋以十月後進兵賊以收穫上寨不久涉春雨水淋漓而遠調之兵思歸農種無復鬭志兵倦糧竭勢不

得不解散也其向備數廣西提學深知其弊故去歲以九月進兵收其禾稼以充軍食又以魚窠等險寨責之南丹東蘭那地三洲兵搗路近得以更番圍困故自去秋九月至今春四月我兵尚有餘食賊勢日蹙而更番之力亦有餘鬬值機會而遂克之爾賊所據地綿亘百十里與柳城融縣各巢相倚為惡又擇其惡之尤者分兵追勦所謂上油峒則柳城縣境也所謂古龍古那鵞頸三峒則融縣境也誅此數惡魁因以震懾其餘賓右猺獞不可勝誅終歸於撫然必威

震而後惠流而撫可固。其大槩如此。本不足深言。以用兵大事。亦欲公察其不容已者。而非佳兵也。其跡淨案于粵事平後即辭祖拙無能。但得地方略靖。上以仰稱任使。而不負此行而歸不復出時故其言云爾之意。於平生不啻幸足。豈敢復有希冀。此其區區本心。亦望公俯察及此爾

荅湖廣巡按王思質　撫勦機宜

使至承翰教。貺賜深感存念。所論湖貴事情。俱得肯綮。其中有不同者。蓋湖廣往年用兵。雖未得利。苗頗有所折傷。亦願休息。而湖廣新舊戍兵。多有萬二千

人分布防守每歲支費幾及五萬兵多食足又乘苗折傷之餘故撫之易也然鄙意尚以為非可久之法貴州自用兵五六年以來只有敗衂賊氣愈驕舊治齋去後彼中擾患不已一方面官親往撫出六百餘人計口而給之糧又以冠帶寵其渠魁所謂俯順者可謂至矣而糧不可繼則又反以至今日挾撫以邀糧貴州去年罷兵蕞戍兵萬餘後以糧不足減至五千近存者三千四百掣衿肘見兼又乏糧以供軍而守不足而攻有餘此在事勢所非智況可以供賊乎若又添兵防守數必多於湖廣計兩

年之費足以用兵事勢至此皆爲有害而無用不得已擇其刑多害小者爲之猶勝於玩愒不爲也賊自去臘以來至今年四月初閒出劫四十餘次汝中共隱諱不以相告只欲因循招撫挨過日子畢竟難挨遂至攻打衙門劫擄印信勢必威之以兵非區區姑息之術所能縻也數年來或撫或勦求一日之安尚不可得苟得數載亦何嫌一時之名而不任此只恐未能爾

答前吏部李鷄野　苗患

人至承敎諭委曲諄至信所謂愛深而言切慮遠而說詳者入楚以來談苗事多矣未有能爲是言者不肖聞謦多矣此數載苗勞費疲弊六七年無如之何非苗難也人自難之耳地方不甚廣人數不甚多羣聚出劫如犬豕爭食非有材勇計謀之可防而謂之難只言其竹箐深密爾其言淺陋殊不足信而或有言其說者大抵所見不同私意又從而激之不爲生靈計而爲賊謀耳所謂衣冠之苗也昨初三日兵巳出山鬨賊遁入老山立寨拒守山林之賊惟患散逸

不患固守蓋幸其保守以待我又田倘叔姪皆驍帥行無肘腋之慮永保無內顧之憂一意深入求賊所在討不至疎脫也貴州安氏兵亦至安萬銓親領志欲雪恥其兵數比征調外加多氣勢甚可觀將來可望成功前年地方官浪奏湖廣聽撫特為一時免責爾不勦湖廣而勦貴州非叛而何毗爾山下數村乘此時亦為斷決之大抵好逸惡勞人之常情不肖行年六十衰病日侵豈不知養交隨時可以取悅上下顧以職事所在義無所避區區此心惟上不負君上

下無靦顏於士民而已他所不暇顧也

答楊僉憲　苗情

承示苗情深得肯綮近親至此乃知向所聞者多非事實貴州苗地縱橫不過百五十里苗不及一千而敢旅拒官軍荼毒齊民數年無如之何者所謂奸民投住土官交通盡之矣有奸民為之耳目故出則必（苗與分錢土官但錢驛土官）有所獲又有土官為之窩容故敗則必有所歸又（有法則苗自不敢為賊）屢年土官讎殺陰借其力凡平昔土官所以制苗之伎彼皆有之而以反制土官故其氣益縱而吾以三省

不齊之人心。持數年不決之議論。或守或撫。靡費無涯。賊未破而當事者先告疲矣。此所以難也。今幸賴朝廷威福。諸部用命。深入林箐。昔日兵所不到之處。搜扒皆及。貴州幾於空巢。目下所要者在善後。要無以過於禁奸民責土官之兩言者。昨行去招撫殘黨文書。亦即此意也。惟湖廣蜡爾山下數村。原擬必誅。以方有事貴州。力未之及。昨又來衝貴州二小營。呼云吾來求撫。非敢害官軍也。已令湖川會兵勦之。春深非用兵之時。大率歸於撫耳。人還謹此奉復。

贈守朴趙公巡撫延綏序　延綏巡撫

嘉靖己亥夏五月巡撫延綏都御史缺　上命廷推中外臣工有文武材畧堪爲是選者疏名　上請僉謂莫宜吾浙江按察使守朴趙公乃以名聞　上報可璽書即浙江命公公爲諸生時即有經畧四方之志既登進士第踐歷兩京郎署其爲郎中於職方比久於邊徼走集阨塞將帥材不材兵戍疆弱饑饉近遠識之如身出入其地目覩手畫慮其議論於利害較然不爽也古人有言大丈夫不爲宰相坐廟堂佐

天子進退百官則當為將帥管兵萬里之外壯哉公茲行也公嘗為余言　國家因秦漢故塞並河山起立亭障通斥堠延亘萬餘里尤擇最要害者設鎮開閫萃精兵良甲以實之所以折伏控禦之策甚備異時河西山後迤左諸鎮兵嘗其利害不啻毫髮小然（言精將諸鎮兵數變故其言云爾）輒相挺以變惟茲延綏孤軍赤立無崇山複谷為之藩蔽虜至輒收保堅壁以守乘便利出戰戰比有功飛輓歲屢不繼弁日以食而終無怨言蓋以天性嚮義習尚專一與他鎮不同故百十年無墩軍亾將之

禍夫力能為不靜者力至莫可若何乃姑與之俱安矣幸其未至於是者又不求所以輯而振之此邊境安危倚伏之變未能豫知其所終也余亦謂方今以四方全盛之勢而臨制邊陲兵不患不精將不患不勇所患者制帥未必得人則統馭之宜或有未盡焉（此數言深得馭帥之要）爾兵之命在食其節度在紀綱其趨向在賞罰三者一有不至饑則怨飽則驕甚焉則北周締交以反持其上上下乖隔而精兵勇將適以資亂人而為厲階其所由來漸矣故制帥在得人也公有文武材畧練

曉邊事而延綏一軍又素嚮蔑茘使如貝子弟得賢父兄幹蠱禦侮寧足云云余又聞延綏治榆林蓋古榆關北距大河不遠唐張仁愿所築東受降城在大河之外或曰即東勝洲故址也唐倚河為關而築城以固河故虜人不敢飲馬焉今夫河與虜共之秋高冰合引弓長驅不數晷即至近郊而邊方為之驛騷矣公治戎之暇試跡其興廢而考求之亦備邊一策也公將行浙藩臬諸公命贈言於余故述其所嘗請於公者以求益焉爾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九十五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尙木　吳培昌坦公
　　　　　　　　　　郎墨黃　基恭閱

張水南集

疏　　　　　　　　　　　張袞

題爲酌處時宜以期修馬政疏　馬政

水南以應常授御史尋改編修此疏御史時所上

臣聞馬者兵之資也兵者民之衞也周官月令之法𡚁人在駉之篇我　祖宗設立種馬之深意其繫于

備用者豈細故哉即今民困于馬非馬之能困人也患在害馬者之弗蠲也孳牧之壞其有由矣臣實凡愚謬膺勅命晨夜殫思上憂國計下憫民窮凡所弛張未能補救蓋害馬去而後利可言興考牧藉而後國能為富謹條五事伏望勅下兵部詳議可否采賜施行

計開

一曰興孳牧始國家設立種馬孳牧民間免其丁地糧差欲其生駒備用近年以來廢弛日甚民困于馬

莫知所逃。生駒則求爲倒死。無駒則欣以相慶。此其故何也。積有生駒。則芻牧重大。差點頻繁。寧復出銀備用。不願養馬。民實見害而不見利也。臣查得先年御史王濟奏准事例。每年每馬一群。朋合買俵大馬。有駒無駒。聽其自便。此誠不得已而救時之良法。臣愚以爲法可因也。政不可不修也。修其政。不變其法。而申導之以利。則民不知而趨之矣。爲今之計。合無

如使生駒之家俱得蒙利則民爭牧馬牧駒矣

驗其生駒多少。以爲勸懲。如人戶原養騍馬一匹。三年之內。生有一駒者。聽其馬戶變賣。所得價銀。以十

分爲率。二分給賞馬頭。八分與一馬人戶。仍同馬頭
照地照丁均分。生有二駒者。聽其變賣。所得價銀亦
以十分爲率。三分給賞馬頭。七分與一馬人戶。仍同
馬頭照地照丁均分。生有三駒者。一駒全用給賞馬
頭。而餘法並如前例。如三年之內。全不生駒者。于馬
頭名下罰銀二兩貯庫。臨期幇貼備用。至于見馬。亦
以一群之內。有無生駒。量爲賞罰。如此則勸懲既明。
民知養馬。積之以歲。生息漸繁。備用可望。雖不必盡
用于官。而實藏富于民矣。是法之行等。而上之則自

州縣管馬官員，始亦必照其原額馬數，以十分爲率，內有五分生駒者，定爲上等，量加獎勵；三分以上者，定爲中等，免其責罰；不及前數者，定爲下等，問罪發落。管馬通判，則總計所屬州縣駒數多少，以爲之殿最。歲終，本府類開略節情由揭帖，申呈撫按衙門，著實舉行，尤必旌其一二人之超卓者，以爲之勸，則管馬官員明知有功而賞，無功而罰，爭相奮勵，而不敢後矣。臣愚以爲法行于下，不行于上，則不能以兼濟也，孳牧之興，其在此矣。

二曰禁差民之所以疲于奔命者實以此弊未之盡除也差迎送差巡捕無不種馬盖差一馬則復以一人隨之費芻累糧經旬不還生理亦因之以廢其苦有不勝言者臣查得太僕寺卿劉麟題奉欽依比照私借官畜産條例舉行明禁雖嚴吏犯猶數臣概之以為法輕而吏易犯也盖有司擅用祗為常事御史三年一差所警動者一時耳不若法在而吏日知畏之為愈也合無累犯如故情重可惡者查照問刑條例內一款在京坐營管操內外官併把總以下官

若將馬匹私占騎坐及撥與人騎坐者五匹以下降一級以上降二級其民自作踐私用耕馱騎坐者查照舊例施行臣又謂各州縣掌印正官實政事之綱比之佐貳勢位不同志趨亦異其上者留心馬政其下者但知差遣不復提調雖以寺丞出巡誘爲非已之責若不相涉臣願旣嚴之以差遣矣復重之以提調令于三年考滿中呈上司開稱有無種馬拖欠方許給由而寺丞亦得以陰執殿最之柄敢有朦朧一時待印烙之年查出倒失數多臨時比併重傷民力

寺守權輕繫牧之政亦自廢弛

係其官任內年分者。雖係遷秩。亦必參奏問擬。則欺慢不容。而人心愈知警矣。

三曰文群醫、群長之設。爲其提調群戶也。醫獸之設爲其攻治醫藥也。皆以爲馬也。臣點視各州縣種馬見在群長不識醫獸。醫獸不識馬戶。推原其故。一月之內。唯縣庭點卯數刻而已。實未嘗在鄉各修本業。由是人寄空名。而馬政無復實効矣。況臣按屬保定等十三府。事例亦有不同。有三月一換者。有半年一換者。間有群長。一年一換。而醫獸俟其告代者。合無

立爲定例。群長三年一換。而醫獸非至衰病。群內子弟習學旣成。不許輒替。仍各免其本身徭役。以示優恤。則業有所專而効可責矣。

四曰均俵夫馬以備用爲名。實以備邊疆之用。臣查得馬政條例原額。歲取備用二萬匹。弘治三年。爲因修省。用廷臣會議。奏准歲取一萬。民力大寬。後至正德十年。復奏准派二萬五千匹。比之原額則已加多五千矣。臣愚以爲馬之登耗。兵勢强弱係焉。民之安危。國脉休戚係焉。過多傷民也。不及弱兵也。卽今

陛下修省之日宜効弘治故事正當與民寬大之時度時與勢邊方多故儉于一薦勢有不能查復原額永爲定規上下俱利其本折色多寡兵部臨期斟酌尤宜以多派折色爲主若本色過多交兌不及未免寄養于畿輔之民新舊相繼芻牧轉難坐兒防避之材日斃于窮黎之手雖以嚴刑無能追補始竭于民膏者何難而委之道傍若是之不惜也主客交病腹心受傷莫此爲甚不若積銀爲利一或有急朝懸于市而萃集矣馬固無恙也然臣之所謂均者又非止

于畫一之謂、政若低昂。而意未嘗不平。乃可以言均

臣見山東兗州一府、若沂州單縣滕縣魚臺郯城費

縣等處、連歲凶荒、百姓愁痛、積衰之極、如人重病、非

大節勞、難有生氣、每歲坐派折色、宜令偏儘前項州

縣、待至三年五年、生理漸復、然後與各州縣一體均

派、則惠先凋敝而政平于調劑矣、

五曰嚴稽考、臣查得舊有循環二簿、實以裁革季報

造冊、吏緣為奸、科取紙張、小民受害、但革弊之初、制

猶未備也、臣嘗推廣其意而為之立格眼文冊、每一

板二面竪爲五行橫爲六行第一行以兒馬提頭而隨之以騍馬四匹是爲一群某甲某民領養某馬各于格眼内開註備細其後地去丁乏種馬猶存令將買地人戶有力人丁即與更替第二第三行分爲春秋月分繫之以考驗之法馬之臕損駒之有無寺丞得以註于是府通判得以註于是下而縣丞主簿得以註于是而賞罰行焉第四行復以兒馬提頭而餘法並如之春秋爲循夏冬爲環一留本府一留該縣循環吊查互相覺察仍其舊也馬有倒失可以及時

追補，丁有消長，可以及時更替，官有惰勤，可以因視槩見，用臣意也，又朋戶養馬，往往輪日，易牧人不齊心，以致倒死數多，尤必擇一人之有力者，專令養馬而餘戶計日幫貼草料，若非真病倒死，不得連累各戶均賠，則責有所歸，人知愛惜，但後差官員意見不同，倘此法之行，不甚相左，仍留叅照，則民有定守，而耳目不至于易搖矣，

題爲獻末議靖醜夷疏　禦倭

臣江陰人，籍江海之濱，沐浴　聖化，煦嫗嬉遊，素不

繇兵革危事比者守衛不謹致彼倭奴突入中壤前年犯東浙比年犯蘇松犯常之無錫江陰靖江三縣殺人如麻流血積骸動若川阜焚刼室廬半爲懸磬焦土俯惟　皇上軫念黎元不遑旰昃屢勤詔書大勵將士豈不欲得捘鉞之貞臣死綏之猛士爲國家戮力討賊以靖東南之患而安　聖慮也哉迨三四年而大禍未解窮數十州縣而內地將墟豈臨事者未明後先之着而戰守之異議也臣聞禦寇之道貴識動靜之机動爲用兵靜爲持重應動而靜則養寇

以滋禍熄靜而動則失時而閒功動靜小節緩急應
机斯可以挑俘馘而奏成功輯疆宇而寧億兆也典
籍所載自漢以來衛侯馮奉世大將軍趙充國酒泉
大守段彭等擊莎車擊先零擊車師莫不傳首長安
降眾至萬是後將軍衛溫浮海伐夷洲獲其眾三千
虎賁郎將陳稜又嘗浮海伐琉球拔其城數十當是
時皆身蹈大洋破風鼓濤洶湧掃顛士抱强弩而前
莫不誓死卒能誅其國而虜其人我國初江陰侯吳
艮鎮江陰猝聞倭寇至江上即躍馬出城大斬首而

還其後聞風不敢近永樂間都督劉江鎮遼東有倭賊數十艘直逼望海堝江令伏兵山下陰率壯士潛燒賊舡截其歸路俟舉砲發伏大擊賊死者不可勝數其幸脫者奔竄桃園空堡一時沿海千有餘里民獲乂安此皆往事之可考也臣不敢謂以遠討為功也賊在內地厮戰而言則又非也臣姑以江陰危難身所經者言之自甲寅乙卯纔兩歲耳賊凡三至村鎮有名之家無不發其蓋藏男女死者無筭小民瓶罌之儲茅茨之蓋鮮一存者危堞孤懸兀然江滸處

處烟生夜光盡赤皆爲賊火守城之吏哀痛而計無所施竟以身死請兵求援文移往來又多緩不及事臣愚謂自大勢而言其爲賊巢在蘇松之界曰柘林曰七團八團曰三丈浦盤據既久遂以成蛇非合兵大擊之多方設伏圖之不可也是故戰者必然之勢也當戎事者苟懼大軍之罰而過爲身謀自謂持重不肯輕戰是因噎而廢食也民生安危係于呼吸戰可已乎自流刼而言其爲賊夥在沿江小邑多者千餘人少者四五百人屯聚一處曉起四散抄掠又于

數十人之中分爲四五路賊少而易圖的然可見者（賊既分故有智略之將風馳電擊可以指[illegible]定也）也拒之以鄉邑之兵足矣但人心畏賊聞其銛鋒淬鍔雙舞而至則縮頸而股栗是不能拒賊者失之于畏而非其鄉邑之兵之力有不足也是故預養而素習者守之道也兇殘未殄不可以忘戰禍患既平計安環堵斯可以言守刑政之不修戎兵之不詰臣工之不夙夜而欲求方隅之無警得乎仰惟 皇上神聖功化遠符堯舜而勇智天錫道跡商王惟明惟畏日月在天雷霆在震何有于撲滅之小醜哉臣激切

危悰謹列五事、上塵　聖覽。

一曰選將帥。兵法有曰、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而敵情之不審、不仁之至也。故三軍之事、莫要于用間。間者三軍之司命也。臣因考宋太宗時、其選將備契丹、備河東、備西羌、不過李漢超郭進等十四人、而備邊之兵、亦不過萬人而止。其爲將者、率皆竭盡謀慮、購死力之士、深入賊中、刺其陰計、動靜作息、莫不畢曉、賊一至、即先周知之、故其所備者寡、而設伏掩擊、兵力常勝、賊至舉皆無得

而有喪。今東南沿海之邊邑。將官擁衆而至。雄虓揭揭。豈不謂多。但不知所以爲計。賊聚則畏其勢大而難圖。及兵大集而賊又四出。是賊能持我之短長而我不能致也。况各該將官。兵旣分隸。而事權不專。勇怯雜用。而貪功忌能。空言寡實之人。互懷其私。不肯合腙併力。苟一失利。則謂賊衆兵少。凡前世用兵以少爲多。今時用兵至。于以多爲少。得失相懸。奚啻萬里。宋人王禹偁亦曰兵威不振。其由安在。所蓄之兵。冗而不盡銳。所用之將。衆而不自專。恩威決令。未有

以駕馭之也、臣故謂兵不在多、惟在得一良將、擇將者司馬之事、而賞罰者人君之大柄、用間設伏、修古人之成法、中時事之机宜、則又將官之事也、嚴核功罪、大勵人心、則自賞罰始、

二曰修團結、按宋兵制、選于戶籍、出于應募、團結訓練、謂之鄉兵、臣姑自江陰一縣言之、三百七十里之中、量地廣狹、分爲二十七團、每團選其丁夫壯健者四百五十人、或八九十人、通計之、可得三四千人、紏之以長、統之以官、時其訓練、暇則歸之于農、有事則

召集營堡籍其名不終身用以爲兵給其口食使各同團空閒稍有力人戶量爲津貼拒賊之日條糧兵械有功賞賜官府厚爲之處人旣知戰見賊不畏親上死長之心孰不愛其父母妻子愛其田疇廬舍出

前歲閩紳辦鄉兵現有司業已奉

死力與鄉土相持哉近日犂鋤小民遇零賊在野奮力與敵拼殺賊數人賊可見也使各郡邑盡爲團結不

公約約束吏役不得件擾民間一絲則鄉習易而民

亦不困于帑需矣

務虛名務求實用何至賊勢滋大倉皇告急徵七省之兵重歷三吳坐食縣官大費公帑若是不皆之可慮哉先民有言鄉各爲兵人自爲戰可以省召募之

錢可以省客兵之費。可以垂永久之利。臣愚故謂團結鄉兵便也。自一方而他方可知也。急則大爲聲詠厚集諸路勁兵權宜之術也。

三曰審形勢。按海防舊制。嘉興鎮海等處官兵防守金山地方。遞觀今日賊來之路。犯嘉湖杭蘇四府。其登岸皆自青村南滙一帶。其出海皆由嘉興松江。則知西自乍浦。東至吳淞江。三百里內。爲浙江南直隸諸府之門戶。較然明甚。今南直隸有備倭都司。浙江有參將。聽父老之言。官府之議。宜令備倭駐札南滙

兼管乍浦。乔將住札乍浦兼管金山聲勢之相聯絡策應之能犄角其形相制而其勢便也。又各要害府分固嚴封守。勿以賊一過境視爲他人之事。便分彼此致有踈虞統兵官員遇賊一至夾攻交擊。並脣齒之相救緩而賊在套中。並腹背之皆受敵。豈復昔日徜徉。如入無人之境哉此防禦大較也賊舍舊路或來自外洋。其在常熟則福山港爲要賊至必由而以三丈浦爲窩其在江陰則斜橋爲要賊至必由而以蔡港爲窩地皆空虛無兵常守。况去縣寫遠約束不

前事有當因當革官有宜設宜添又在當事之臣酌量周至次第奏聞可不出形勢而略觀其一二矣

四曰明官守漢史稱守令者吏民之本興利除害唯所行之宋臣范仲淹奉天章之對亦曰利而不興則國虛害而不除則民怨生民愁苦群盜漸起皆由官失其方而致之然也今之爲郡守爲縣令其居上等者見事聰明撿身潔白豈不嚼然稱賢獨其心不肯近事益近事則自城郭以下有廢墜之當修有豫備之當計謂其擾民而生事畜疑而召謗一切置之不

間徒以齷齪細文坐徼高譽不知利在于民經營制置始若爲煩實所以安而利之也因循不舉自愛之私不肯自撤賊至而無寸鐵之利民飢而無粒粟之備一旦告急何以待之乎居無事則得賢名而去不幸多事則敗壞四出極力支撑而難收此勢之所必至也即今百姓流離半死于盜賊撫其瘡痍修其刑政則凡積穀以待凶荒飭備以謹不虞皆守令事也勢與往日政宜更新豈得復循故轍乎

五曰防隱憂按宋臣蘇轍有曰有外憂亦有内憂蓋

言外憂既形而易弭內憂隱伏宜有以預料之也近日小民在野避賊無路臨之以一刃脇其擔負刼貨謂之挑包數十成群絡繹在道夜留賊營或經旬有餘日而始放還酬勞有衣物一二件不當意者即時殺死竊恐無知小民見慣情熟久之不知其爲賊飢寒困苦苟利其飲食須臾之養半折而從盜其勢亦易也有司供軍不給百計誅求又于輸點均徭十年之定額中抽一二年徵銀二三萬兩民出無辜而官府以爲便法則是民當十年一輪之數而今已期迫

至七年矣、小大之民、當此兵荒之際。生理日蹙、閭里蕭條、周禮所謂野荒人散、良可慮也、有司職在牧民。奉宣德意。寧可不厚爲之輯乎。臣愚故曰隱憂之當防也、

記

楊舍城記

築城

東夷滑夏、三吳之地、環州縣而城者以百計、楊舍一隅、在縣治東、東際大海至狼山、水勢漸分而爲江、楊舍枕江之上、界連姑熟諸港、滔滔會江爲險、左襟谷

瀆僅五里許其爲屏捍君子卒喜而大書之與郡邑之城相雄長焉其故何也固楊舍所以固江陰也由江陰而上毘陵之有孟瀆河河復城之賊來窘路犄角之勢成其所防者遠矣我

太祖高皇帝嘗命信國公湯和往備倭寇詔諭惓惓惟以議立城堡相地宜爲事神謀睿筭用之迄有成功嘉靖丁巳監察御史羅山尙君維持來按南服痛我民生憔悴日甚剙爪及膚救恤不暇乃于誅罪黜貪之餘巡行陵陸周覽曲術之中得楊舍之爲要害决意城守適邑人薛

憲副甲袁上其議公以爲是得邑人之情矣治之益力乃布條約乃召備徒乃營原野引繩立表夷險塞窪各各以意運之受事者莫不如指城凡三里週遭五百二十丈有奇高丈有八尺趾闊丈若干尺下累堅礎上傅以磚崇墉甓甓列雉翼翼屹然巨鎮藏民萬戶賢于戰兵百倍矣城之費丈計給金二十二兩出臺中之贖錢一不以煩于有司借民之力不過十之二三兵居其半而公復戒之以勿亟慎之又以勿傷此作城之善事也城之內有恭府有把總司有巡撿

司有甬營有廩庾四向爲門東曰某西曰某南曰某北曰某皆公所自署門爲水閘者一引流東注北城之節目也工始于戊午某月告成于是年之某月薛憲副復爲文記之杜令君退而告于衰曰華也守工于茲得吾賢監察作子之勤而訖事吾子可無一言爲予爲百姓德之予謝不能既乃言曰夫有山川斯有險阻有險阻斯有政事是故王公設險以守國其來尚矣湯信國之受命　聖祖尚監察之祇承　皇上德意篤厚元元豈非貞于謀國乎始楊舍之未有

城也。塩販出沒風濤之險。兵仗自隨。有迫之欻起。而爲他盜。村戶夜驚。今即無虞。其利一也。民既有城以居。農得修其畎畝。商得通其貨賄。工得利其器用。父子嘻嘻。樂生興事。保有室家。無復曩時獸奔鳥駭。無所逃匿。皇皇之命。寄于賊刃。其利二也。地遠于邑。民鮮知法。官署既飭。令君得以數至其地。聽斷爲公。服則與參戎上下其議。鞭撻戎虜之謀。哀矜淑問之事。皆于是乎出焉。其利三也。有此三利。法不當大書巳乎。

書

與撫按請兵書　禦倭

伏惟明公受命南巡為國討賊三吳億萬生靈盡在公之掌握遐邇竦聞莫不謂今之風牧方召有石厓公覩所公佐貳公以赤子行事者兵備任大參也僕以江陰危急之際存亡係于呼吸請竟言于左右而無誅可乎江陰去江三里邊邑也自一方觀之彈丸之地也自大勢觀之其為襟喉其為門戶載于地圖炳于哲鑒豈俟指數也去年五月倭賊犯我江陰殺

傷二千餘人，焚燒房屋及千餘所，村鎮有名大家，發其蓋藏幾半。是時幸有存者，禍害不及已，苟以偷安。今歲四月二十一日，賊由東路經顧山，經華墅，經行塘，直搗青陽之大鎮，淵截揚帆而去。近五月二十日，突至本縣東門，攻圍綦甚，焚其關廂，五日不解。幸其兇醜二千餘人，屯結蔡涇閘，南去城十里，四通八達之衢，每日分枝四出，大肆劫掠，山坳水澨，無所不到，小民瓶罌之儲，茅茨之蓄，鮮一存者，處處煙生，夜光盡赤，皆為賊火。其為殺戮幾萬人，竊料江陰三百七

十里既里里皆空存一孤城僅七里耳周禮所謂野荒人散正在今日譬之人身手足俱斷而存一胸臆謂之獨存可乎城外之民既入保而息齒聚屯積疫氣易生口食且不暇論賊疑城中有人有貨他日不煩野掠猝然直至城下合力攻圍人不暇謀兵或解守所幸獨存者又不保矣有司之政所以因循至今日者有漸也司牧黔首務絜高名以明節惠一切防禦之計謂爲擾民毫髮不肯輕動賊至而百無一備備亡而民死者衆也團結鄉兵僅有名號團長保長

聞風先逝莫知其踪持鏢帶劒之士坐食縣官未見其露刃迎敵比得倭首幾二十顆乃挈鋤之民挺身與死而勝不出于兵也其爲兵者戮一二人以爲功取其首而還旁人私驗之乃鄉人也其姓名可知也凡戡禍弭亂莫貴乎兵保邦定民莫先乎立計使在平時循團結之名而深討其實家自爲兵人自爲戰率之以長明之以官法無處不然賊豈能越防而至坦然如歸其室廬如自取其食貨傲然肆志而無疑也曲溪狹徑皆其縱橫熟路矣近日蔴皮橋居民李

鰲以一富人之力倡率農丁拒賊賊三至而不能攻其家推之于縣于郡亦可知也本邑斜橋包巷沿江等處者民素稱勇鷙謂其能習水戰今皆用之于江患在于陸而役之于江非緩急之道也使陸有所攻而水有所拒則誠得矣陸既無策以乘之惟拱手待賊出江謂爲畢事是防江者送賊而不知防爲何故也賊久不去刼殺三十餘日闔城皇皇如在焦釜急則請兵乃邦人愛死之情而審勢裁賊實明公持危之大計又有小民在野逃避無路見賊白刃脅之挑

包數十成群父之不知爲賊如庶人之受役官府子弟之受役父兄是則隱憂者